



情
话

046

第二辑

主编·叶雯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这个眼睛瞎了一半的男人——
连她是男是女都不清楚了，他的眼光决定不可靠

季
纓

掠情恶男

掠情恶男

季 纓

内容简介

他竟然要帶她去看他的湖边仙子?!

这个眼睛瞎了一半的男人——连她是男是女，都分不清楚了，他的眼光铁定不可靠……

更何况就连“仙子”都站在他面前了，他仍浑然不知……还说要帶她一起去看“仙子”!?

说他有多迷恋她！恐怕说给鬼听都不相信！

而如果他真目睹了“仙子”~~的长相~~，~~他~~能会想——直接投湖自尽了，~~因为~~肯定没得~~救~~——

“仙子”的脸竟然一边~~是~~“紫色”的，另一~~边~~是“黑白”的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掠情恶男/季纛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2

(花心情话系列.第2辑/叶雯主编)

ISBN 7-80171-080-0

I. 掠…

II. 季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0231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

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套

ISBN 7-80171-080-0/I·55

定价:144.00 元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编者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疯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回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锥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2001.11 叶 雯

楔 子

“爹爹……雪彤穿这件衣裳好不好看……”

年仅九岁的苏雪彤兴高采烈地跑入大厅里，身后则是跟着她的奶娘。

“当然好看啊，我们‘苏家庄’里头最漂亮的小姑娘莫过于你了。”苏雪彤那副唇红齿白的可爱模样，一看就知道长大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胚子，为此，苏鉴英感到十分骄傲。

“虹菱呢？”

“姐姐在后花园里头玩，奶娘刚刚才帮姐姐换了件衣裳，但是她又弄脏了。”

“真是的！”听到苏雪彤的话，苏鉴英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

苏虹菱虽然年长苏雪彤一岁，但是她的个性却比

不上妹妹沉稳，十分好动，根本就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。

“夫子没有教你们习字吗？”

“夫子啊……”苏雪彤低头想了一下，而后对自己的爹爹露出甜甜的笑容，“他今天教了我们几个字，就叫我们自己练习，然后在一旁打盹。”

“那夫子现在呢？”

“被姐姐给气走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这次虹菱又做了什么事？”苏鉴英突然觉得头隐隐作痛起来。

“姐姐看夫子在打盹，于是拿笔在他脸上画了一只乌龟捉弄他，结果夫子很生气……”

“所以就气走了？”他的大女儿前前后后最少气跑了五位夫子。

“是啊！”

“我去后花园找虹菱。”说完，苏鉴英从案后起身，牵着小雪彤的小手，走出大厅。

走过蜿蜒的回廊，远远的，他便听见小虹菱银铃

般的笑声，和那悦耳的稚嫩噪音。

“可不是吗？夫子的脸被我画了一只王八之后，他那下巴的胡子差一点气到翘起来呢！啧啧……呵呵……我看那夫子应该再也不敢来上课了……”苏虹菱坐在树干上，对于今天如何整夫子的事，正自豪不已的朗声说着。

原本，她是想叫雪彤一起帮忙的，但是小雪彤不愿，所以一切就只能靠她自己了。

口中哼着不成调的曲儿，她才不要上那捞什子的课呢，瞧……现在这样多好！快乐的不得了。

丝毫没有察觉到危机到来，她坐在树干上，小小身子不停地摆动着的。

“虹菱，爹爹同你说过几百遍了，要你不要再爬树，这不是千金小姐该做的事。”走到树下，苏鉴英仰望着树干上的小身影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

“爹爹……”

忽闻那低沉的噪音令虹菱有些慌张，一个不小心，手没有抓好，差一点由树干上掉下，看得苏鉴英冷汗

直流。

“小心一点，慢慢地下来。”

“噢……”小虹菱点点头，利落地由树上爬下来，忏悔地低着头，站在爹爹的面前。“爹……”

看她那惹人怜爱的模样，苏鉴英也不忍去责备自己疼爱不已的女儿。

“爹都说过几次了？叫你不要这么粗野，你想想再过五年你就得出阁了，要是在夫家那里还是这般野，岂不令人笑话？寻常人家的闺女在你这个年纪不都在绣房里学着做女红、织嫁衣，只有你整日将自己弄得像个泥人似的，这成何体统！”苏鉴英对小虹菱劈里啪啦地训话。

“爹爹，虹菱知道自己错了！”她轻咬着唇瓣，骨碌碌的大眼无辜地望着苏鉴英，企图博取爹爹的同情。

“你不要每次都同我说你知道错了，这是没有用的，唉……”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这个宝贝女儿，要骂、要打，他都狠不下心。

“人家以后不会了嘛！”小虹菱拉着苏鉴英的衣袍

撒娇道。

“这次又为什么将夫子赶走了？”

“因为夫子说我的字丑，我就将他给气跑了。”哼！敢说苏大小姐的字丑，找死嘛！

“不习字的话，绣房那里呢？不是叫你绣两朵大牡丹吗？”他抚着虹菱的小头颅说道。

“有啊，我很快就绣好了！不就是两朵大牡丹吗？这有什么困难的，喏！就是这个。”她从腰际掏出一条绣帕，得意地递给他，“牡丹还是红的好看，所以我就绣红色的。爹……你说虹菱的牡丹绣的好不好？”

苏鉴英看着手中的绣帕，眉头更加深锁起来。

这是什么牡丹？！只是一团红色与金色的绣线随意地织在绣帕上而已，根本看不出花草的样子。“你花多少个时辰去绣这个？”

“很久呢！可是花了我三日才绣完的呢！爹爹我是不是很厉害？”虹菱笑道。“人家李大娘还夸我有进步呢……”

“没有，看样子你还得多向李大娘学习。”李大娘

是专门教导雪彤与虹菱做女红的嬷嬷。

“不要啦……学那个很累呢！虹菱不想学。”她的脸皱得像什么一样。

“你都快要及笄了，连绣个牡丹都不会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吗？”这也是让苏鉴英最为烦恼的一件事了。“而且过些日子，‘龙腾堡’的堡主和少堡主将会来到我们苏家庄作客，你不会想让爹爹在人前失了面子吧？”

“这……那就叫他们不要来就好了嘛，那爹爹就不会失了面子，不是吗？”她天真地说道。

“你这个小丫头，说那什么话！反正在这段期间内，你可得好好地学习绣功与写字，知道吗？”

“不要！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说不要就不要嘛……关在绣房里头多无聊啊，还不如出去外头逛逛市集什么的。”

“女孩子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。”

“人家哪有抛头露面，才没有呢！”虹菱看着跟在

苏鉴英身旁的雪彤，“雪彤，走！我们回房里头去。”

瞧瞧爹爹将她说成什么样了！活像她去外头逛逛市集是十恶不赦的坏事，真的太过分了。

“哦……好的。”

虹菱负气地牵起雪彤的手，正要离开后花园，而苏鉴英看到她这样，忍不住地摇头。“虹菱，你等等。”

“什么事啊，爹爹！”虹菱转过头瞪着苏鉴英，嫣红的小嘴嘟得高高的。

“你前些日子不是说你喜欢马吗？”不得已，苏鉴英只得朝苏虹菱喜欢的东西下手。

“是啊，难道爹爹你想买匹马给我？”虹菱兴奋地说道。

不久前，她曾偷偷的去逛市集，结果发现几匹可爱的牝马，让她的双眼亮的像夜里的星子一般，她兴奋地央求爹爹买给她，但是却遭拒绝了，这件事足足让她难过了三日。

“没错！”苏鉴英点点头，“只要你不要再气跑夫子，还有乖乖地待在绣房里学刺绣，爹爹就买匹马给

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！”虹菱高兴得手舞足蹈，“还不就是写几个字、绣几朵花而已？怎么可能会难得倒我。爹爹！那我们就一言为定，若是我绣花、写字都做的不错的话，那你可得买匹马给我唷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经过小虹菱的努力，她在十日内好不容易绣了朵能看的牡丹，也没有再将夫子赶走，而苏鉴英也遵守约定，送了一匹牝马给她。

“上官堡主，欢迎、欢迎！”见到“龙腾堡”的堡主偕同少堡主一同前来，苏鉴英高兴地迎着他们一行人入内。“粗茶淡饭，还请上官堡主多多见谅。”

“苏老爷真是客气了。”上官扬敬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，这分明就是准备了许久，“这些日子就要叨扰苏员外了。”

“那里的话，上官堡主、少堡主请坐。”苏鉴英热情地说道。

“翔儿，坐啊。”上官扬敬对着跟在他身旁的儿子说道。

上官宇翔如鹰隼般的利眼横扫过身旁的几人，虽然他的五官仍显稚嫩，但眉宇间却凝聚了一股与生俱来的霸气，那种压迫感令人几乎无法直视。

苏鉴英看着上官宇翔，在他有棱有角的五官上，却有个极不相称的缺陷——他的右脸上有一片丑陋的疤痕。

“上官堡主，少堡主的脸……”他有些吞吞吐吐地问道。

听到有人提及自己最在意的右脸，他细薄的唇瓣霎时抿得死紧。

这是他最不愿提起的话题，他的脸……让他被视为魑魅魍魉一般，走在大街上，孩童甚至会指着他的脸骂他魔鬼。

“小儿的脸，是中毒所致，不过已经延请名医医

治，过些时日就可以完全恢复了，而脸上丑陋的疤痕也可以完全消除。”

“真的吗？真是太好了。”苏鉴英怎么看都觉得上官宇翔是人中之龙。

“是啊……我们也是找了好久，才找到那位名医的。”上官扬敬说道。

他们的对话，令上官宇翔不悦地扬起眉，从椅凳上起身，他看着自己的父亲。

“翔儿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不饿，想四处走走。”他冷声地说完，便走出大厅，留下有些尴尬的上官扬敬。

“苏老爷，真是对不住，小儿的个性从小便是如此，还望多多见谅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少堡主一看便知晓日后若继承了上官堡主的龙腾堡，必定会大有作为的。”

“但是翔儿的个性太暴躁了……”

“上官堡主，若您不介意的话，我有一个请求还望上官堡主成全。”

“苏老爷，你客气了，若有什么事是在下做得到的，必定全力以赴。”

“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们苏家高攀了……我是想我们虹菱再五年就及笄了，若上官堡主不嫌弃的话，我希望可以与上官堡主结成亲家。”

在说这些话的同时，苏鉴英突然觉得有些汗颜，若是上官扬敬一口回绝的话，他们苏家的面子要往哪里摆。

“这是最好的了，别说什么高攀，要说高攀也是我们龙腾堡高攀了，我们只是一介武夫而已……”

“这样的话，大家也别再客套了，那婚事就这么说定了。”想到可以把最麻烦、最令他担心的虹菱嫁出去，苏鉴英颇感安慰。

“那少堡主那方面……”

“这我会和他说的。”

“姐姐，要是让爹爹发现你又从绣房里头溜出来的话，爹爹肯定又会念你一顿。”

“是吗？只要你不要去告诉爹爹及奶娘，爹爹又怎么会知道呢？”苏虹菱晶亮的大眼瞪着自己的妹妹，“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和我在一起，所以就算做了什么坏事，可也有你一份的，别想溜。”她噘着小嘴说道。

“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！而且今日还有贵客到访呢……”苏雪彤娇声说道。

“贵客？哇哈哈……”苏虹菱伸出小手夸张地比划着，“我怎么知道那几位客人到底是真贵还是假贵呢？你也知道，爹爹太好客了，很多人都随便取个‘蕃薯’、‘芋头’的……什么大侠，爹爹就傻呆呆的相信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苏府迟早会倒的。”

“姐姐，你怎么这么说爹爹呢？”

“本来就是了，我哪一点说错了……”她弯下腰，从草堆里头捡起一根树枝，颇具架势的姿势用手中的树枝指着苏雪彤。

“雪彤，这你就知道了，很多所谓的大侠全都是假的，就像前天来的那个蓄了整脸络腮胡的那一位，连把剑都拿不住，这算什么大侠哩，也只有笨爹爹会